

抗旱守水

黄田

如今,每当盛夏的夜晚,我经常在异乡的城市凝望当空皓月,那些看水守水的往事时常唤起我绵绵的乡愁。与旱魔抗争,与世间相处,已根植在我的心灵深处,让我在他乡学会坦然面对一切,砥砺前行。

守水是过去农村抗旱的一种形式,就是在干旱少雨的夏季,把水从水沟里引入自家水稻田,然后在旁边守着,防止别人把水堵住。只有那时候,我才真正体会到水贵如油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农村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家乡,村里分田到户。我家五口人,分到六亩多田,其中有一丘最大的耕田就坐落在一个地势较高的圆盘上。这丘田,一亩八分,四四方方,在这片梯田的最上方,不远处是一座低矮的油茶山,山坡上散落着一座座坟墓,在夜晚有点恐怖。

这丘田边,环绕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水沟,两尺来宽。一到春暖花开,沟里流水潺潺,小鱼、米虾、泥鳅欢跳着,随着清清的溪水,自上而下,流进一丘丘稻田。但是,一到赤日炎炎的夏天,特别是进入三伏天后,随着雨水减少,小溪的水流也会越来越小,有时甚至断流,沟里的水也自然跟着变少,稻田就会慢慢干涸、开裂。这样一来,各家各户就会派人出来放水、守水,不然,别人就会把你家的田坝入水口堵住,水进不去,时间

长了禾苗就会活活旱死。

因为我家这丘大田,在这片梯田的最前面,水沟从田边绕过,近水楼台先得月,放水便捷,有个村民十分嫉妒。一旦下大雨涨水,或看到我家刚耘过田,打过化肥,他就打开田坝入水口,把沟里的水全部灌入田里,要么淹死禾苗,要么冲走肥料。一旦干旱来临,他就会把田坝入水口死死堵住,滴水不放,禾苗遭殃。

水稻姓水名稻,一生离不开水,就像婴儿离不开母亲的奶一样。特别是水稻到了怀胎的时候,如果离开水的喂养和滋润,就会不幸夭折,胎死腹中。

记得有一年夏天,从农历六月初六就出现干旱,一直到七月初六,整月不下雨,我就在这丘田埂边蹲守了一个月,常常通宵达旦。但是老天不下雨,还是没有用,那丘田的水稻大半干死,几乎颗粒无收。

那时,每家几乎派两人来守水,昼夜轮流。这些守水的人,男女老少都有,谁有空就谁来。因为附近方圆几里都没有池塘,即使有抽水机,也无能为力。白天,大家顶着火辣辣、明晃晃的太阳,禾叶像霜打的一样卷成筒状,无精打采地耷拉着,因久旱缺水而变枯黄,好像一点火就会燃烧起来。有的田里,泥巴开始变干,慢慢开裂,裂缝越变越宽,几乎可以塞进手指头。踩在硬邦邦的稻田里,就像走在马路上。当时,年少的我也在想:怎么不在小溪上修个小小的水库呢?大家盼望万里晴空出现奇迹,突然飘来一片乌云,下一场甘霖,缝合干裂的稻田,淋透冒烟的土地。但这

是异想天开。即使打了降雨弹,如果不具备自然条件,也只能望天兴叹,无济于事。

到了晚上,大家带一件蓑衣,又来到田边守水。这蓑衣,既可以当坐垫,三更半夜还能御寒,遮挡露水。大家根据水流、田亩的大小和旱情的严重性,合情合理地把水均匀分配,就不许再在田坝口放水处动来动去,否则就会吵闹或打架。然后,大家汇聚一起,或躺或坐,一边仰望着湛蓝的星空,一边天南海北地聊起来,从水库开闸到抗击旱魔,从《三国演义》、牛郎织女到哪吒闹海等,无所不聊,一直聊到月亮西落,旭日东升。

有一天晚上,我独自去田边看水,突然,背后山坡坟堆上发出一阵凄惨的鸟叫声,犹如鬼哭狼嚎,我顿时被吓得毛骨悚然,心惊肉跳,脸色发白,不要命地往家跑……

据老家的哥哥说,我外出工作后,为解决干旱问题,村民自筹资金,在原来的小溪上游,修建了一个小水库,并将原来的水沟,用水泥砂浆加宽加固。现在,沟里一年四季流水哗哗,唱着歌儿,一路欢笑,奔向稻田,滋润着村民的心田,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,脸上写满了幸福的笑容,就像沟里的清清水流,守水的一幕幕情景渐渐成了永恒的记忆。

如今,每当盛夏的夜晚,我经常在异乡的城市凝望当空皓月,那些看水守水的往事时常浸湿我绵绵的乡愁。与旱魔抗争,与世间相处,已根植在我的心灵深处,让我在他乡坦然学会面对一切,砥砺前行。

带着外婆看“世界”

□周华青

我从小在外婆家长大,童年的记忆几乎离不开外婆。记得那时外婆会带着我去捡些零零碎碎的废铁卖钱补贴家用。我也学着大人的样子,用吸铁石在废料堆里扒拉,然后把吸到的铁屑放进袋子里。半天下来,脸脏得像只小花猫,但很快乐。

外婆会带我去山上砍柴,我一调皮,用柴刀砍断了锯子后面的拉绳,气得外公追着我满山打。外婆也会教我洗衣服,只怪肥皂太滑溜,一不小心就跑到水塘里怎么也捞不回来,害得外婆那叫一个心疼。我的外婆不识字,不会唱《天黑黑》,她家也没有澎湖湾,但她给了我一个充满回忆的童年。

母亲一直很懂得感恩,常常与我们说那些年多亏娘家人的帮衬才挨过来。外婆渐渐老去,有生之年把她接来身边照料,尽孝成了母亲最大的心愿。于是,我们好说歹说,游说了几年,外婆终于答应来我家小住。

这来回接送的差事,自然是落到了我的头上。外婆严重晕车,唯独坐我的车没事。我让外婆坐在副驾驶的位置,避免坐后排的颠簸,最关键的还是全程陪聊,分散她的注意力。在一趟趟的接送中,外婆絮絮叨叨地几乎跟我聊了她的整个人生。

外婆的一只眼睛在她4岁时就瞎了。父母到田里干活,留她一个人在家睡觉。她掉到床底下一边哭一边爬,被雨伞戳中又没有钱医治,任其烂烂好好,好好烂烂,就成了现在这样。外婆说,就是因为这只眼睛不好,只能嫁给穷得娶不上老婆的外公。外公年轻时因意外导致手脚不

每次出行,外婆脸上露出的欣喜总能给予我无限的快乐与满足。在这被繁华浸染的岁月里,我也曾带着外婆走遍她想去的地方,正如小时候她领着我感受这个世界的一木一草,一水一山

利索,所以重活都落在了外婆的身上。外婆说,那时家里穷孩子多,她吃了不少苦,也落下了这一身的病痛。

我一度以为外婆是个没有什么主见的农村老太婆,吵架也吵不过别人。但其实,外婆的一生中也有过让她得意的“高光时刻”。

在生产队时,外婆是养猪的一把好手,曾经得到领导的赏识,有过外出学习进修的机会。她也因此有了人生第一次,也是唯一一次坐火车的经历。那时候的火车多稀罕啊,更何况还是公费的。这些故事外婆已与我谈起不下五次,但每次说起来,她的情绪里还是泛着藏不住的自豪感,那只布满白内障已然暗淡的眼睛里都透着光。那一刻,我仿佛看到了眼前这个瘦小佝偻的老人年轻时的模样。原来,她也曾绚烂,也曾闪闪发光。

2020年,我开启了“记录·带你去看世界”的计划,想在外婆的有生之年,带她到处走走看看,让她知道外面的世界千姿百态。我想带她想去又没去成的地方,了却她心中的小小愿望。每到一站,我都会用文字

和照片记录下那些珍贵的时刻。

尚仁村柏山殿是外婆最想去的地方。外婆是个虔诚的信徒,但因为严重晕车加上年纪大了爬不了山,已有好多年未上柏山殿敬香,想再上山的念想一直萦绕心头。幸好这些年上山的水泥路已经修到了殿门口,可以驱车直达,终于让外婆达成所愿。

去园周村时,外婆坐着轮椅一边溜达,一边感叹着外面世界的新奇。她也如孩童般给鱼喂食、乘船在湖中嬉戏、拿起飞镖瞄准射出,玩得不亦乐乎。看到鱼儿们争食抢作一团,她会咯咯大笑。飞镖射中了靶子,她兴奋又觉得不可思议。

在我家小住的那段日子,华联商厦、电影院、丽州广场、华溪江畔、邻村绿道,都成了我们出游的地方。外婆的心似乎也玩野了。每天吃过晚饭就开始收拾自己,对着镜子整整衣服梳梳头,再洗把脸,就等着我们喊一声:外婆,出发啦!她便屁颠屁颠地随我们出门撒欢了。

这两年,因为各种原因,出行断断续续,甚至搁浅。外婆也因年纪越来越大,身体越来越弱,无论怎么劝说都不愿意再出门来我家小住。

世事就是这样充满多变与无奈的吧,很多事并不是有心就都能达成的,唯有珍惜当下陪伴的每一刻!

周末,疫情下难得忙里偷闲,趁着春光去了大陈村。每次出行,外婆脸上露出的欣喜总是能给予我无限的快乐与满足。在这被繁华浸染的岁月里,我也想带着外婆走遍她想去的地方,正如小时候她领着我感受这个世界的一木一草,一水一山

老父亲像一只漏气的皮囊

梅准军

老父亲走不了几步就没力气了,需要帮忙治一下,电话里那头传来老周焦急不安的声音,候在急诊室门口。老周的父亲向我挪来,拄着拐杖之艰难,倒像是拐杖拄着老人,与记忆中大变了模样。脸上手上,被岁月溅上了老年斑,有如泥点,但,再也抠不下来。

面色晦暗的老人,躺在诊查床上,等待着未知的诊断,像一只漏气了的皮囊,慢慢地瘫软。预见眼前带他来到这世间的男人,也许到了迎接万物最终宿命的时刻,握着那鸡爪般冰冷的手,老周的心头,咚、咚、咚乱蹿。

血红蛋白值超低,CT片里,有个肿物正撒开四蹄,把老人的肺当成旷野,四处乱闯。陈主任说,住肿瘤科吧,那一刻,老周听见自己的心脏,咕咚一声,跌进了深渊。

监测仪里,血压、心率和呼吸,一会儿波涛汹涌,直冲向山峰,一会儿风平浪静,再跌落谷底。吸氧器水瓶咕咕冒着泡,氧气仿佛只出不进,被憋住的老人,无奈地闭眼竭力喘息,望着病房外深井般的黑夜,老周明白了,记忆中扇来的耳光,霸气地呵斥,已经成了甜蜜的回忆和奢望。

擦脸,刮胡子,喂饭,换纸尿裤,瘫在病魔的摇篮里,老人如同一个乖孩子,没了入院时的抵触,习惯了任由老周摆布,像一只漏气的皮囊。这一刻,老周的心底,特别的柔软和光荣,仿佛当了一回老人的父亲,跟小时候老人待他那样。

陪着像一只漏气的皮囊似的父亲,在医院度过如梦如幻的三个月后,某一天,乌云翻滚的下午,梅园的茶桌旁,我和老周默默对坐,话语都喂给了院子里的小鸟,一开口,沉默便随即而来,只能慢慢喝着茶,细细地咀嚼,缓缓咽下,茶味苦涩而甘冽,窗外,电闪雷鸣,雨从天降,鱼随之而动,被时间锈住生动的老桩金银花再次开放,一切,存续如新。